

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

YU DA SHI YI QI
ZHEN PO MI AN

1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

1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①

晋文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.125 字数:236千

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4000册

ISBN 7-204-06737-1/I·1190 定价:20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①/晋文主编. —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3. 6

ISBN 7-204-06737-1

I. 与… II. 晋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7894 号

主 编:晋 文

编 译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克明 孙 伟 狄冬梅

陈美燕 武艳芳 贺 国

晋 文 谢伟华

目 录

1. 红蓝死亡绳	(1)
2. 投毒模式	(39)
3. 遗产阴谋	(87)
4. 血字的研究	(131)
5. 十日迷雾	(166)
6. 叛逆行动	(206)
7. 双面人	(245)
8. 红头发的好运	(286)
9. 私人医生的合作者	(305)

①

红蓝死亡绳

怪猫暴行

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一个夏季,6 月 3 日夜,美国大都市纽约曼哈顿区的一幢三居室公寓内,一名男子被谋杀,死者艾伯内希,是该住宅的主人,四十四岁,矮小肥胖。他死在一把转椅上,保持着坐姿,头颅向一边歪去,颈项被一根蓝色丝绳死死勒紧,又从颈后打了结,系窒息而死。

第二天一早,纽约市警察局的警探们闻讯赶来。现场勘查做得按部就班,有条不紊,哪怕是一只蚂蚁,也休想从他们训练有素的眼皮底下溜走。从现场迹象看,有充分理由相信艾伯内希认识凶手,勒杀发生在他与凶手约会交谈的时候。现场没有指纹,没有目击者,也看不出杀人动机。总之,任何蛛丝马迹也

没有留下。

警探对艾伯内希的所有亲属进行了地毯式的缜密调查,排除了他们犯案的可能。死者没有工作,光棍一条,父母已去世,没有特别嗜好,也没有要好的女人。他也没有一个朋友,至死孤身一人。

“他是一匹不折不扣的孤狼,或者说,是一只落单的公羊。”老警官理查德·奎因沮丧地嘟囔。

8月25日夜晩,推理小说作家兼业余侦探埃勒里·奎因坐在书房的打字机旁,力图创作出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推理故事经典。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编撰的精彩情节中并沾沾自喜的时候,在艾伯内希之后,勒索案又接连发生。凶手干得精妙老道,令人惊叹。

勒索案在全市造成了极大的恐慌。由于凶手来无影,去无踪,行动悄无声息,被宣传媒体称做怪猫。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纽约市。

埃勒里的父亲理查德·奎因是警界老前辈,他对埃勒里说:“儿子,局长决定成立追缉怪猫的特别小组,由我全权负责。他妈的,其实就是头号猎狗。”

奎因警官接着说:“已经发生的五起谋杀案的确非常诡异,它已使得我们这座伟大城市战栗不安。你想,连艾伯内希这样的可怜虫都会被勒杀,那任何人都有机会。一个城市,在一天内若发生一百起小儿麻痹病例,仍然能照常运行;可是要发生两起鼠疫,整个城市就要歇斯底里。”

埃勒里决定协助自己的父亲侦破案件。

“说下去,父亲。”埃勒里凝视着警官。

“谋杀都发生在曼哈顿区,都是被勒死,用的都是同一种柞蚕丝绳,原产地在印度,在我们这里根本买不到。这是我们目前

知道的惟一线索。还有，艾伯内希死于6月3日子夜。”警官说。

埃勒里似乎是自言自语：“艾伯内希坐在可爱的软椅上，凶手躲在身后下手。是理发师吗？”

警官立即答道：“他自己刮胡子，二十年来，固定在一家理发厅剪头发，那里有三名理发师，都已查过，不可能。而且，他不赌博，不是同性恋者。”

“那第二号怪猫爪下的死者呢？”埃勒里问。

维奥莱特·史密斯，四十二岁，未婚。她住在一栋公寓顶楼的两居室房子里，6月24日清晨，有人发现她的房门虚掩着，她倒卧在房间的地板上，颈项也勒着一根印度丝绳，颜色为橘红色，同样打了一个结。死亡时间为6月22日18时至24时之间。当警探得知她从事娼妓业后，曾狂喜了一阵，以为交了好运。因为对于这种人，只要调查她的女同行和嫖客就会水落石出，但同样无结果。

埃勒里思忖，当怪猫掐住被害者的脖子时，要打结是很困难的，怪猫只有在猎物死后才能打结。打结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，是在追求一种满足。“请您告诉我，有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？”

“没有。普遍的看法是，她在等待凶手，就像艾伯内希一样，没有性侵犯的痕迹。而且，她和艾伯内希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莱恩·欧莱利是怪猫爪下的第三号冤魂，四十岁，销货员，其貌不扬，瘦弱矮小，家有妻子及四个孩子，住在一栋出租公寓，为了生活疲于奔命。遇害时间是7月18日。他是下了夜班正要跨上公寓楼梯时遭到袭击，头侧面有一个肿块，尸体横陈在楼梯后的阴暗处，死亡时间是18日午夜，脖子后面用一根蓝色印度丝绳打了结。

8月9日，欧莱利死后第二十二天，纽约社交界的新秀莫妮卡·麦凯尔，年仅三十七岁，未婚，正是大红大紫的时候，被怪猫

送上了祭坛。那天她与伯爵男友及一帮朋友在一家酒吧聚会至次日凌晨近4点,分手后独自乘坐地铁,结果在月台末端的一张靠椅上,一条橘红色丝绳结束了她的锦绣前程。谋杀发生在凌晨4点左右。

8月19日,怪猫利爪下的第五号牺牲品是三十五岁的西蒙·菲利普斯。她自幼瘫痪在床上,与妹妹赛莱斯特同住一所公寓,由妹妹照料,自然不可能结婚。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女性,也没有逃过这场劫难。那天晚上9点左右,妹妹扶她坐起来后,便出门去一家影院看电影,11点多回来,发现西蒙脖子上紧勒着一根橘红色丝绳,她早已魂归西天。

赛莱斯特二十三岁,是个天生尤物,担任时装模特。她自称若是去其他地方,可以赚到很多钱,可是西蒙离不开她。西蒙要求赛莱斯特外出时不能锁门,生怕万一煤气泄漏而使自己困在床上孤立无援。基于同样理由,她们节衣缩食勉强装了一部电话。

警官对埃勒里悻悻说道:“五桩谋杀都发生在夜间,不折不扣的怪猫暴行,但又毫无规律可言:相隔时间分别是十九天、二十六天、二十二天、十天;地点忽东忽西,忽南忽北;死者有富豪,有中产阶级,也有贫民;他们彼此不认识,也没有共同的熟人、亲戚或朋友,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。怪猫仅仅是为了杀人而杀人,就像纳粹的屠杀计划,没有丝毫逻辑可言。”

埃勒里说:“被杀者之间在某一点上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,组成了怪猫的杀人链条。”

26日早晨,奎因父子被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,来人竟是纽约市警察局长巴尼。他一进门就气急败坏地说道:“昨天晚上11点多,怪猫又显形了,地点在中央公园,一块大石头后面的草丛里。”

警官张大了嘴巴,似乎要一口吞下一颗鸡蛋;埃勒里使劲揉了揉线条分明的鼻翼。

比阿特丽斯·维利金,三十二岁,单身。她与父亲在公园散步,其间离开父亲去买冰淇淋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最后,公园巡逻员在二百米以外的地方找到她。她已被勒死,是用橘红色丝绳,此前先被钝器猛击头部。所带物品完好无损,没有被强暴的迹象。她是怪猫第六号殉难者。

维利金是一位有口皆碑的模范公民,生前在一家儿童福利机构工作,在教育学方面颇有造诣。她的未婚夫是一名黑人医生,不幸在二战结束前阵亡。从此,维利金关闭了感情的大门,再没有同任何男性发生过亲密交往。警方全力调查后,照旧没有发现任何疑犯。

纽约市长杰克在市政府举行了新闻发布会,他特别强调说:“各位先生,由于维利金是怪猫勒索案中的首例黑人,可以说明六起谋杀与种族问题无关……从现在起,我们要保护的不仅有七百万个白脖子,而且又增加了五十万个黑脖子,即全市七百五十万名公民。”

8月27日,经警察局长巴尼的举荐,市长会晤了埃勒里,并对他说道:“怪猫谋杀案离奇诡异,使我们最优秀的警察也束手无策。由于你是全国闻名的犯罪侦探,具有特殊才能,我们急切地等待你用打破常规的手法,尽快破获此案。你已经被任命为‘市长特命调查员’。”

埃勒里半推半就接受了这一头衔。

9月1日,奎因警官气喘吁吁地跑进埃勒里的房间,取出两封信说:“写信的这两个家伙,一个是四号死者莫妮卡·麦凯尔的弟弟吉米·麦凯尔,《纽约号外报》记者,一定要见你;另一个是五号死者西蒙的妹妹赛莱斯特,她在信中说,得知你被任命为怪猫

案特命调查员后,非常希望与你见一面。”

埃勒里说:“很好,我马上安排召见这两个不速之客。”

赛莱斯特穿着时髦,形象美丽娇艳,她能陪着姐姐住在那间肮脏杂乱的屋子里,真令人不可思议。她呜咽着说:“我非常同情我的姐姐,她虽然身体残废,但她渴望活下去。我要参与惩罚怪猫的行动,我要帮忙找到杀她的人。”

埃勒里审视着她那双不断滚落泪水的眼睛。

吉米·麦凯尔随后赶来。他看上去二十五六岁,长相较差,但谈吐幽默。他与赛莱斯特四目相对后,似心有灵犀。他对埃勒里说:“作为一名记者,我对这些案子很感兴趣,当我姐姐也遇害后,它已变成跟我切身相关的事了,所以我请求加入到追捕怪猫的行动中。”

奎因警官走上前对两位客人说:“恕我们告退一下。”

他把埃勒里拉进书房关上门说:“我想你不会考虑用他们,看在老天的分上,叫他们回家吧。”

埃勒里说:“恰恰相反。”

警官愕然:“你若需要帮手,警察局有男有女,都受过训练,随时听你吩咐,保证比他们能干。”

“不行,他们都跟案子没关系。”

埃勒里回到客厅对两个来客说:“我们得先达成共识,你们俩与我并不是三个火枪手那样兄弟般的快乐的结盟,你们只对我负责,我谁也不信任。我发号施令,你们不要问为什么,必须驯服、坚定地执行任务;而且,不允许你们彼此之间进行通气,也包括跟任何人。我要求你们用性命起誓。还有,我们的合作没那么温馨感人,可能还会有危险。”

赛莱斯特说:“我愿意做任何事。”

吉米说:“我的脖子不会有危险,我是柔道业余五段。还有,

我也同意上述条件。”

埃勒里又回到书房，关上门，迅速写好两封短信，分别装进了两个信封，封了口。其中一个信封上写了个“J”，另一个信封上写了个“C”。他回到客厅，把写着“J”的信封给了吉米，把写着“C”的信封交给赛莱斯特。

“吉米先走，五分钟后，赛莱斯特再走。”埃勒里发出了指令。

当客厅只剩下奎因父子后，警官问：“你在那两页纸上写了些什么？”

埃勒里诡谲地一笑：“我要让赛莱斯特调查吉米，又指示吉米去调查赛莱斯特。中国有句谚语，叫做‘如果天上掉馅饼，聪明的人就会张嘴接住’。”

警官说：“他们两个不过是浪漫的小家伙。”

埃勒里说：“我们对怪猫一无所知，它有可能是公的，也可能是母的。”

埃勒里皱了皱眉头又说：“这六起谋杀案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，至少有三点，我还可以想出第四点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看出一些眉目了。是什么，海市蜃楼吗？”奎因警官不屑地咧了咧嘴。

“爸，嘲讽可不是你的专长。这些共同之处一定表示了什么。是什么呢？我还需要一点时间。”

❧ 神秘的精神科医生 ❧

9月5日凌晨2时，睡梦中的埃勒里被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。父亲粗重的叫喊声传来：“听说过艾德华·卡扎利斯医生吗？”

“知道，就是那个著名的精神科医生。他出事了？不可能。”

“你凭什么这样认为，儿子？”

“就凭他那一大把年纪，不可能是怪猫的第七号谋杀目标。”

埃勒里很有把握地说，“他现在一定有六十多岁了，不在怪猫的计划中，第七号不会超过三十岁，应当是单身。”

警官说：“本来就不是他，是他夫人的外甥女。喂，你怎么知道不会是卡扎利斯？”

埃勒里继续追问父亲：“知道死者的地址、姓名吗？”

“东八十四街十二号二楼一门，叫雷诺·理查森。”

“够了，我马上就到。”埃勒里挂断电话开始更衣。他突然抓起曼哈顿区的电话簿，迅速打开，很快找到雷诺·理查森的姓名。

“不出所料。”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。

第七号祭物年方二十五岁，身材娇小玲珑，漂亮的鼻子下面，棱角分明的双唇显出几分骄纵之气。她的肉体冻结在倾全力挣扎的那一瞬间，颈后照旧是一根橘红色丝绳。她死前正在读一本书，茶几上有一只吃剩的橘子和几个樱桃核。在死者身上，埃勒里没有任何发现。

这是一个乱哄哄的长夜。除了警方人员，现场共有四人：遇害女孩的父母、女孩的姨妈，也就是卡扎利斯夫人，以及有名的卡扎利斯医生。在悲伤的气氛里，竟看不到他们相互扶持安慰，埃勒里颇觉蹊跷。他把一切的一切都储存进大脑，相信日后会有所获。

女孩的母亲在毫无控制的歇斯底里中度过。对一个中年妇人来说，她相当耀眼亮丽，衣着也显珠光宝气。很明显可以看出，她是眷恋生命到吝啬地步的女人。

女孩的父亲个头矮小，年约六十，他固执得像块石头，狭隘得像条直线，一个人坐在角落，迷离的目光不知盯在哪里。

卡扎利斯夫人比她的姐姐年轻许多，四十岁出头。她脸色苍白，身材颇长苗条，她不时看一眼自己的丈夫，温顺柔情。

埃勒里相信，这种女人，婚姻是她生存的全部，注定没有什么朋友，也没有社交的兴趣。她有一种纯粹、不妥协的敏感，像丝一样纤细的感情，碰到她姐姐奔放的情绪宣泄时就会内缩。

卡扎利斯医生身材魁梧，看上去足有六十五岁，一双眼睛柔和而冷淡，头发浓密灰白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与埃勒里对话时，夹有一丝嘲讽的语调。

埃勒里曾听说，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，他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他因年事已高，处于半退休状态，只收少数病人，主要是女患者，而且要经过挑选。

对这个谜一样的人物，埃勒里很感兴趣。

通过与卡扎利斯的交谈，埃勒里得知，这位医生与其夫人婚后四年内在产房失去了两个婴儿，他的夫人从此再也不能怀孕。直觉告诉埃勒里，卡扎利斯医生仍然精明强干，精力充沛，他那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，一定潜藏着很多埃勒里非常需要的东西。

清晨5点钟，埃勒里对雷诺四位亲属的询问结束，勾勒出谋杀的前后经过：当天下午，理查森要携妻女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晚宴，雷诺因腹痛执意不去，受到母亲的责骂。父母离去后，雷诺用电话把委屈告诉了姨妈。卡扎利斯夫人放心不下，晚9点时乘车赶去，给外甥女做好晚餐，让她吃下，然后与雷诺吻别。那时是10点左右。

卡扎利斯夫人回家后睡下，委托卡扎利斯睡前再给雷诺打电话关照一下，因为她的父母要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来。

卡扎利斯12点打去电话，没人接，之后又打了一次，还是没人接。他感到不安，急忙赶去，发现雷诺躺在椅子上，一根橘红色丝绳深深勒进她娇嫩脖子的肌肤里，她已经死去。卡扎利斯

立即报了警。

卡扎利斯夫人告诉奎因警官，她晚 10 点离开时，曾从外面把门锁上。但是，卡扎利斯 12 点 30 分抵达时，房门大开，还用一根门档抵着。由于门档上有死者的指纹，警方猜测是雷诺在姨妈走后，因房间闷热而把门打开通风。

法医判断，雷诺死亡时间介于卡扎利斯夫人离去到她丈夫抵达之间。

“七次谋杀，都属偶然，惟一不变的，是带有死亡色彩的绳索，致命的是真相太少。”埃勒里闭目自语。

“七件谋杀还算少？”医生夫人惊呼一声。

“是七乘以零，卡扎利斯夫人，的确是非常棘手。”埃勒里无奈地摇摇头。

卡扎利斯夫人转向丈夫说：“艾德华，这几位先生现在需要你，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了，答应我，你会帮他们。”

卡扎利斯夫人见丈夫无动于衷，声音突然变得尖锐：“你是可以告诉这几位先生一些事的，你跟我讲过好几次你的看法，还有你的理论。我们自己没有孩子，你知道雷诺对我的意义……”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。

卡扎利斯上前扶住她抽动的双臂，劝慰道：“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尽力。”

卡扎利斯把妻子送走后，开始对奎因父子阐述自己的理论：“你们把寻常的调查方法应用在不寻常的谋杀案上，正是你们走岔之处。把重点放在受害人一方，就一般案子而言，当然很有道理，可是，对这些案子而言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受害人彼此不认识，互无关系，你们就应当把重点放在怪猫这一方。受害人若能发生任何联系，只能是，比方说凶手随意打开电话簿……”

医生继续侃侃而谈：“生命之中没有任何关联的七个人，却

死在同一个人手里,从医学观点来看,这叫做精神病。以健康心理判断这些案子确实是无动机的,但精神病人是有动机的,只是他们是根据对现实的扭曲看法或是对事实的曲解,来构筑他们的动机。”

埃勒里愉快地示意医生提出全新的见解。

卡扎利斯继续说:“七件凶案都发生在曼哈顿,作案人应当是本地人,所以,这里就是追查的理想地点。我认为必须谋求这一区精神医学界人士的合作,进行地毯式搜索。并且,我已准备退休,很乐意帮忙。”他做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。

埃勒里并不完全同意医生的分析,他说:“我不相信这一连串的罪行都是随机的,这些罪案都有固定的模式,有一些固定的要素。七名受害者之间有共同点,这些共同点代表着某种计划,只是这个计划从哪里来,本质是什么,目的是什么……”他的眼神茫然。

卡扎利斯吃惊地瞪大了双眼。

埃勒里对警官说:“父亲,我郑重推荐卡扎利斯医生的建议,并且立刻执行。”

奎因警官对医生说道:“你愿意考虑总司其责吗?如果凭你的名声和专业素养,其所能涵盖的周全程度,是我们运用其他方法所不能望其项背的。”

卡扎利斯听后,那双常做外科手术的大手有力地握紧,仿佛蓄势待发。

警官说:“我想市长和警察局长都会乐观其成的。”

“好吧,我必须先休息一下,我有长期失眠的毛病。”卡扎利斯说完,他们就此分手。

下午,警官回家告诉埃勒里,说市长和局长得知卡扎利斯要加入怪猫调查组,高兴得差点跟警官接吻。

“儿子，如果要我继续忍辱负重干下去，我必须知道我们到底打到第几局了。”

埃勒里突然纵声大笑起来。

“我要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发现？”警官问道。

埃勒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巴掌大的卡片递给父亲。奎因警官看到上面排列着第一号至第七号死者的年龄，分别是四十四、四十二、四十、三十七、三十五、三十二、二十五。他顿时目瞪口呆。

“父亲，每一名死者都比前一名年轻，这就是我断定卡扎利斯不可能是第七号被害者的原因，他已经六十多岁。要成为第七号，年龄一定在第六号的三十二岁以下。”

埃勒里又说：“确实有一个年龄渐趋减小的模式，它一定出于某种意义，代表某种原因。现在我难以做出解释，惟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它绝不是巧合。而且，七个死者，都在二十五岁以上，却有六个没有结婚，其中的五个女人全都未婚，这也是偶然吗？只能解释为，怪猫刻意寻找未婚人士。”

警官说：“今天晚上就可以宣布，纽约市二十五岁以上的人不必担忧。”

埃勒里说：“惟一需要担心被怪猫拥抱的女性，一定是处女。”

埃勒里又从容不迫地告诉父亲，勒死男性的丝绳全都为蓝色，而勒死女性的丝绳全都是橘红色。死者宅中全都有电话，他们的姓名全都列在曼哈顿区的电话簿上。可以认为怪猫是从电话簿上挑选佳肴。现在曼哈顿区的电话使用率是三分之一，在这三分之一当中要寻找一个比一个年轻的目标，这个几率必然奇低无比。因此，怪猫挑选食物一定另有招术。